

正誼書全書

和装本

仁13
743
109



門仁13
號543
卷109



源洛關閩書

明治二十七年
一月二十日
購

福州正誼
書院藏版

原序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爲君爲相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爲師爲儒一也一者何曰道也堯之授舜止於允執其中者道惟一中也舜之授禹推之曰惟危惟微惟精惟一者聖凡之相去善惡之分途直判其幾以相示亦道之不容有二也自是道行於上爲三代之盛治道行於下爲鄒魯之真傳猗歟盛哉然而孔孟沒微言絕自秦以迄漢唐茫茫墜緒絲延如綫蓋亦盈虛消息之理固然歟宋興而周子崛起南服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間張子篤志力行關中學者與洛人並迨至朱子講學閩中集諸儒之成而其傳

益廣於是世之言學者未有不溯統於濂洛關閩而以爲
鄒魯之道在是卽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夫四氏出而聖
道日新六經四書闡發無遺蘊有志者不學則已學則必
由先儒之說以求先聖之指歸宜無不得當者大非若秦
漢時之榛蕪蔽塞罔所適從矣顧學者非不日誦先聖先
儒之書乃欲求一言一行之幾於道而不可得抑獨何歟
程子之言曰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之虛
無朱子又曰聖人教人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爲科
名爵祿之計今之人不蹈此弊者蓋鮮焉夫刑名功利訓
詁詞章之習固非學者所宜務而執主靜良知之說者希

心頓悟終不能不折而入於禪先儒之垂戒尤章章也先
儒書具在學者心驗而身體之於周子可以會一理之通
而振俗學之卑陋於張子可以窮萬物之故而識體性所
自來於程子朱子可以得主敬窮理下學上達之功而不
爲詖淫邪遁所淆惑故凡先聖之蘊表章光大於先儒者
至爲明曉而詳盡吾人生聖道日新之後得開聾瞶之耳
目拓膠擾之心思其幸也大矣乃或拘於習染養之無以
全其性充之不能盡其才而又遺棄事物脫略章句陽儒
陰釋以亂其真徒爲先聖先儒之罪人豈不惜哉雖然道
未嘗一日不在人心也而其顯晦絕續之幾所賴仔肩斯

道者卓然挺拔不囿時趨毋狹小以徼近名毋過高以希
速化堅自信而實用其功周程張朱耳提面命如在几席
夫然後得鄒魯之所以傳心者上溯乎唐虞三代道蓋無
不一也已我

皇上崇儒重道又命儒臣纂修各書以垂教萬世洵所謂
治臻堯舜學並孔孟者至鄉會命題尤重性理使四氏之
書直與孔曾思孟同不朽焉茲叨撫九閩承流宣化實有
未逮惟是先儒遺書服膺已久爰出平日所詮解者令書
院諸生互相參酌仍付柳生璿陳生紹濂彙訂雖妄意編
輯之無當亦以俟知道君子略僭踰之罪進而教之也因
書以為序

康熙四十八年十月望後儀封張伯行敬書於三山之正
誼堂

濂溪周子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作圖說通書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凡天人之奧性命之微淵然咸貫使前聖授受之源流迄於今不墜噫何其盛也予不敏二十年來手編心維弗輟寒暑竊嘗遠而溯之以爲大學一書曾子述孔子經文因作傳十章發明聖蘊尚矣周子此書明太極圖說因作易通四十篇互相表裏高簡淵懿將無同歟且大學一書自格致誠正脩以至於齊治均平備內聖外王之道此書大指自一理二氣五行推之誠幾慎動禮樂政刑朱子謂其所論亦不出乎脩己治人之事蓋道之在先聖先賢與在先儒當無不一脈相承同條共

貫也今因朱子所定舊本發凡起例做諸大學編次又以
己意纂集諸說謬為疏解固知淺陋無當惟是竭一得之
愚務使開卷豁然讀者易曉不無少助焉如曰心領神會
而足以表章先儒之蘊也予則何敢儀封張伯行書

此書即太極圖說因卦是說四十篇且味夫莫高而尚
一書曾子莊子孫文因卦軒十章發理聖賢尚矣思于
二十平來手錄以蘇快神寒暑麻嘗戲而應之以為大
貫於前聖於後之感而致然令不習與同其益也予不
誌然蘇太極以即前聖而凡天人之奧卦命之妙然然
感與思于主外聖前不習于五百平之好卦圖始

濂洛關閩書卷之一

周子 張伯行集解

周濂溪名惇頤字茂叔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
博學力行洞見道妙遇事剛決為政精密嚴恕務盡
道理而襟懷灑落雅有高趣尤好佳山水游廬山濯
纓其溪而樂之遂築書堂其上號曰濂溪所著有太
極圖說通書數十篇嘗手授二程子曰濂溪所著有太
子為之註疏可謂明備而精當矣但大註意義似簡
而小註頭緒頗煩今合大小註融會其旨復參以
諸儒之說順文直解庶俾讀是書者會心較捷云
太極圖說此周子之默契道體之本原既圖其象而又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無極猶言無形也故為此言以明之
也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形迹之可求也而至極而無
以復加之理即寓乎其中焉所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
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

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夫太極則陰陽猶未分也而可以觀所乘之機

焉惟其機一動即為陽是陽生於太極也然動亦不能常

動故動極而靜其機一靜即為陰是陰生於太極也然靜亦不能常

亦不能常靜故靜極復動是動其動極而靜是靜不始於靜而

根於動也其靜極復動是動不始於動而根於靜也一動

一分靜互為其根循環無端生生不已由

陽變陰合而生水

火木金土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陰陽分兩儀立矣而陽不

不合而受乎陽五行

於是乎具而生水火木金土焉天一

生水地六成之地二

地五生土地十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地而氣行於天故以水火木金土之

序也惟五行質具於

地而氣行於天故以水火木金土之

五氣順布於天地之

間而春夏秋冬之四時行焉木氣為

春火氣為夏金氣為

秋水氣為冬土氣寄於四季其順布

亦自然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

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觀五行之生成順布則造化發育之

具無不備矣然即此而推本言之而

五行異質四時異氣

皆不能外乎陰陽是五行一陰陽也

陰陽異位動靜異時

皆不能離乎太極是陰陽一太極也

至於所以為太極者

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是太

極本無極也是知五

行之生也氣質不一而各一其性隨

其所稟之不同莫不

具有太極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

之全體而天下無性

外之物矣

而凝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

而變化無窮焉

五行已也蓋無極真實之理二氣五行精

醇之氣妙於自然融

合而經緯錯綜各以類凝聚而成形

於是人物之生得陽

道也亦母道也此萬物之氣化而

陰而順者以成女坤

道也亦母道也此萬物之氣化而

生也既有男女男陽

道也亦母道也此萬物之氣化而

之以形化而生也既

以形化斯萬物生而陽變陰化無

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

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尤可見矣惟

兼各周書

卷之二 一 周子

二

正誼堂

惡分萬事出矣氣化五行形化人物無不同也然惟人之所稟獨全於是形之屬陰者既生而成質矣神之屬陽者又發而有其知矣因五行之稟為五常之性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而善惡於此分且陽善陰惡既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涉於事為不可紀數萬事於此出矣此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多失之於動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

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

神合其吉凶人雖同稟陰陽五行之秀而不能有善無惡也惟聖人氣質清明不役於欲不溺於情又得其秀中之

秀者為能本脩道之教以定之是以其行之也中而禮之得宜其處之也正而智之貞固其發之也以不忍之仁其裁之也以精當之義全體太極無所虧欠而凡其動處亦一主乎靜而立人之極焉是故覆載之德莫大乎天地而聖人與之合德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聖人與之合明四時之錯行有其序聖人合之而不爽鬼神之眇能為吉凶聖人合之而無疑此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之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也君子雖未遽能此而能敬以脩之徒取凶耳修之悖之在

也若小人不知有此而肆焉悖之徒取凶耳修之悖之在於敬肆之分人能勉力修為持敬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惟觀於聖人之主靜君子之修而知其體乎太極者實能兼三才之道通死生

之說也故易說卦有曰立天之道曰柔與剛立地之道曰立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合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隨事著見觸處皆道三才一太極矣繫辭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推原人物之始是陽之歸故能知死生之反觀人物之終是陰之消為鬼之歸故能知死生之說而無所疑一聚一散道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由是觀之與之俱死生亦一太極矣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易之為書真所謂廣大悉備者大哉易也而太極則其至精至妙無以加者矣此所以既為之圖而並著其說也

通書

誠上第一

此篇論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自然實理性命之本源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誠者真實無妄乃所受於天之正

私則失其所受之正矣是故聖人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

無他本領誠者其為聖人之本乎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元

之源也上二句易之象辭也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元

者莫備於易大哉乾元萬物所資以爲始者乾道變化各

蓋卽實理流出如水之有源焉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誠斯立焉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

得受其所賦之正者蓋實理純粹至善者也是其爲誠之

各有歸著而誠於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

立皆純而不雜粹而無疵至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善而極於純粹之精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一節皆易文也惟誠而極於至善

之形而下也而所以一陰一陽者則理之形而上也是以

繼之者善氣方出而未有所以成理方行而未有所以立陽之

屬誠之源也成之者陰之屬誠之立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

成理之已立者陰之屬誠之立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

復觀於繼之者善而知造化流行未有成立是元始亨通

而時節乃誠之發用者誠之通陽之動也觀於成之者性

節乃誠之收斂凝聚者誠之復陰之靜也大哉易也性命

之源乎天道之著於易如此大哉易也其通也卽其繼之

之源始統括於一誠中乎信乎誠者聖人之本也然而誠

卽所謂太極聖人則其全體乎太極者周子此書固與太

極圖說相表裏也

誠下第二

此篇言聖人有自然之誠而思誠者當實用其力也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觀誠之通復爲性命之源可知在天

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至老自始而誠五常之本百行之

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而已矣

周子

王宜堂

源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行孝弟忠順之屬夫聖人全

一誠是故誠乃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靜無而動有至正

而明達也然其所以為誠者方其靜時固未嘗無也而未

私曲惟動有而事之明白行之通達者可見也五常百行

非誠非也邪暗塞也實所謂不誠無物者而五常百行皆無

而暗不達而塞也故誠則無事矣無一不備而於五常

道不待思勉自無所事矣至易而行難誠固如此下

易而或未免以人偽奪之功蓋實理自然似若甚果而確無難

焉則勇於有為人偽不能奪之其於誠無難焉故曰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禮孔子之告顏子曰一日克己復

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

之無難固如此矣誠幾德第三此篇欲人立誠明幾

周子曰誠無為人心之所具者有誠焉有幾焉有德焉而

皆不可不辨也夫所謂誠者一實理之幾善惡所謂幾者

自然賅貫動靜無所為也此即太極也幾善惡人心之動

見而人欲亦萌乎其間此即陰陽之象也德愛曰仁宜

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所謂德者以其施愛謂之仁

謂之禮以其明通謂之智以其性焉安焉之謂聖由是觀

能守謂之信此即五行之性也性焉安焉之謂聖其思

德三者於人甚切其不待勉強性乎復焉執焉之謂賢誠研

此而安焉者大而化之之聖人也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

焉者才德出眾之賢人也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

神其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者聖之不

可知而神也聖與神不見易至而復焉執焉之賢則可以

廉各闢蜀書 卷之一 周子 五 正宜堂

由學利困勉而幾於知之成
功之一也要在人自勵之耳

聖第四 此篇論神誠幾乃性
焉安焉之謂聖者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

無之間者幾也上章神以人言此章神以理言上章幾字

言眾人之幾故兼善惡此章乃聖人之幾

專以善幾言也夫所謂誠者固無為而所謂幾者固有善

惡之分矣然專就聖人論之則有誠焉有神焉有幾焉其

寂然不動者實理之體也誠也其感而遂通者實理之用

也神也其方動而未形介於有無之間者實理發見之端

也幾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者清明在躬無所

也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善應故幽深也誠神幾曰

幾者理雖已萌事則未著惟隱微故幽深也誠神幾曰

聖人惟其然是以誠極其明神極其妙幾極其幽者謂之

誠致其神而審幾尤為要矣

慎動第五 此篇言動以正則和邪則

不和君子所以慎其動也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動以行言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眾所

共由者也夫幾者動之微繼此則見

諸行事而為動之著也動而以正用而和曰德有動斯有

則應事接物皆當然之理故曰道用而和曰德用用之而

和則自然而然行道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夫

而實得於己故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夫

謂正者不過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見諸行

即為道也若非此則其動也皆不正而邪矣邪動辱也甚

焉害也動不以正則為邪動而取辱也其故君子慎動且

害如此動豈可苟乎故君子致慎於動而必以

正也動以正則用以和而道德備於吾身矣

道第六 此篇言聖人之道易簡

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中即禮正即智也夫

道之於人為至切而

人不可不用力者非有他也聖人之道不

過定之以仁義中正以立人極而已矣

守之貴我守之

廉各闕闕書 卷之一 周子

六 正誥堂

於身者天之尊爵也何貴如之行之利順其自然行之於世者天廓之配

天地以充滿其分量自與天地之廣大相配無閒矣豈

不易簡豈為難知是其道體之本然豈不至易不守不行

不廓耳知其易簡則用力無難特人不守不行不廓耳若

天地而聖人守之則見其貴行之則見其利廓之則自能配乎

之道在我矣師第七 此篇以氣稟言性見 師道所係之大也

或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

已矣或問曰天下之人不齊何以使之皆善也曰欲天下

曰欲知師道當先觀人性蓋就人性之氣稟言之分剛分

柔而剛柔又分善惡其善者又有無過不及之中性之不

同如是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

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

邪佞或未達剛柔善惡中之義曰秉剛之性其善者為義

為幹固能挺而堅凡此皆剛之善也其惡者為猛多殘暴

為隘多迫狹為強梁多逆理不遜凡此皆剛之惡也稟柔

之性其善者為慈多和藹為順無乖忤為巽婉而善入則

皆柔之善也其惡者為懦弱志屈力沮為無斷慮多智少

為邪佞行僻言詭則皆柔之惡也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

聖人之事也惡者固不足言而善者亦未必皆合乎中惟

為能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聖人之事也蓋聖人不及

固於氣稟故獨得其清明而能全本性之真有如此者故

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惟聖人自合

立教而示人也使人自改易其剛柔之惡而歸於善俾其

右嚴毅慈順之德無強梁懦弱之病而又非僅能易其惡

也務使自至於善之中凡嚴毅慈順剛故先覺覺後覺聞

柔相濟無復有過不及之偏焉而止矣

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是故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也惟以聖人之先覺覺庸眾

之後覺以後覺之闇昧求於先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

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師道立則天下皆易其惡至其中而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

下治舉朝廷之上天下之大無有不善者其所係顧不大哉

云為天下善者無疑矣師道之所係顧不大哉

幸第八

此篇見不聞過無恥皆為不幸而無恥之不幸為尤大也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人皆以貧賤禍患為不幸而吾

以為非也人之一生不幸者是不聞己之過蓋己有過而

人不告因以不聞何由知改其大不幸者是自己無恥無

恥則一切過惡皆視為固然所謂不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知所改而可

則可賢故必有恥則能發憤而可教聞過則知所改而可

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為尤大而人

當知省也此外此以為不幸非真不幸者也

思第九

此篇言思為聖功之本以見君子貴於思也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引洪範兩語以發言思之端思曰睿睿作聖

者謂思以睿為主而可以作聖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

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以下皆發明思睿聖之義而此

也思通神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誠者無妄之

心也言未事而無思者乃寂然不動之本也事至而有思

即通者乃感而遂通之用也聖人之心非有本而無用是

以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畢具但見吉凶之幾方動於彼

而心之誠即動於此雖無思而自無不通焉不失之

不而心之誠即動於此雖無思而自無不通焉不失之

則不能通微不容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

則不能通微不容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

通微生於思

此言學聖者之不可以不思也通微睿也無

學於幾之方動不思則心有所蔽必不能睿而通微不

睿則心亦未極其虛靈之本體必不能聖而無不通是則

無不通之聖由於通微之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
睿通微之睿由於思也
也機幾同要而言之睿聖皆生於思思之為用大矣故思
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是思固聖功之本其次亦可
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又吉凶之機也
此二句結上文乃一章之要旨明且切矣
幾而作不俟終日
不俟終日言其見之
神者聖人之稱所謂睿作聖也此兩節又
引繫辭下傳分證洪範之言以申明之

志學第十 此篇論人之為學貴乎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境聖人奉若天道而希乎天賢人敬畏聖言而希乎聖若
士則將由賢以幾聖者必以古人為法而希乎賢焉故下
文專以士
希賢言之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
不得其所若撻之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此一節先舉伊尹顏淵以為為士者法也伊尹欲堯
舜其君民顏淵克己功深心有其德皆大賢之事也志伊
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能志此志則凡平居所繫念者無非致君澤民全體大用
之業而不以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矣顏子之所學全
是天理流行何嘗有一毫私欲之累能學此學則凡終身
所致力者無非去私存理切實為己之功而不以誇多鬪
靡矜智炫能為事矣此
正所謂士希賢者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
命名
士而循此志學以往從容過於伊尹純熟過於顏子
為才力所限不能及此兩賢而有為善之實亦不失於令
名三者各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焉夫聖固
難幾而賢則可勉至於不失令名不過僅得其中已非士
之上者若志卑而學陋則有愈趨愈下者矣然則士苟有
志為學奈何不
以聖賢自期乎

順化第十一 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

人以仁義育正萬民與天一也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以陰陽言仁義以道言春夏之時氣長為陽天以之生萬物而資始流形秋冬之時氣消為陰天以之成萬物而各正係合是其生者用之所以行乃太極之動而為天之仁也其成者體之所以立乃太極之靜而為天之義也此太極之見於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聖人全體太也動而為仁所以育萬物而使之各遂其生者亦生之也陽之事也靜而為義所以正萬民而使之各得其分者亦成之也陰之事也此太極之具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於聖人者所謂定之以仁義也

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合而言陰陽之道行而萬物以生以成順序而不忒聖人仁義之德修而萬民以育以正化成而不勞萬物之順順之大者萬民之化化之大者不見其順化之迹亦莫知其順化故之所以然神妙不測是之謂神天地聖人同此太極也故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夫萬民之化由於聖

德之修如此是可知起化之有要也蓋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能以仁義存心則為道邇為術約而天下之眾以一人治之而有餘矣夫豈在遠與多乎哉此聖人之所以為全體太極而與天地合其德也歟

治第十二

此篇言聖人為治之本以純心為要用賢為急也

周子曰十室之邑人人耳提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眾哉曰純其心而已矣此亦上篇本在一人之意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也十室至小之邑欲於其中人人耳提其耳而教之且不能編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眾而能徧教之哉然則何道而可亦曰純其出治之心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而已蓋心者治之本也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純其心之實也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義禮智四者以為心本無所雜誠能於陽動陰靜之時言思忠貌思恭視思明聽思聰五事協於五行而無違此仁義禮智之德焉則感物不遷而人極心純則賢才輔賢才立是之謂純其心而治為有本矣

義禮智之人可以輔吾治者也君心既純則取人以身臣

道合而從之凡賢而有德者才而有能者咸樂為吾輔矣

賢才輔則天下治職不待其人耳提而教之而天下自無

不治夫心不純則不能以賢故以純

矣以用賢為急二者皆為治之不可忽者而有主

輔之分焉上言賢才此專言賢則才在其中矣

禮樂第十三此篇言禮樂相須之意也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禮由陰作樂從陽來所謂禮者非

者非鐘鼓之謂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子兄

乃心得其和也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禮樂相須而用

之有先後觀於造化陰陽消長順序而布則五氣不相悖

戾四時不相陵奪此理而後和之驗也觀於人事君盡君

之道臣盡臣之道以至父子兄弟夫婦各盡父子兄弟夫

婦之道則行之而宜習之而安此又理而後和之驗也夫

禮者理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不理則不和故禮先而樂

後也若以圖之陰陽論之發散由於翕聚其先後亦有不

容誣者朱子所以謂此章為定之見矣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可當務實

務實第十四此篇言學當務實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

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

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人皆務名而不務實抑知

也名勝則學以欺人最可恥也故君子為己之心德欲其

進業欲其修俛焉日有孳孳而不息者凡以務實勝也實

勝而德業之著可知矣如或有未著是無其實則君子惟

恐恐焉畏人之知所以遠恥也何嘗有近名之思哉若小

人虛譽雖隆實德則病即日從事於德業亦偽而已以其

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日休以其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

日憂蓋君子小人之分往往如此然究而論之務實而避

名者名亦隨之徇名而失實者名終去之學者將為其善

各周禮書卷之十一 周子

三宜堂

乎將為其恥乎將為君子乎
將為小人乎必有能辨之者

愛敬第十五

此篇言人之善當學而不善亦不可棄也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不善而我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不能及人之善

則當學以問曰有不善 又設問見人有不善則告之 曰不善則告之

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恐其不自知也當指其事

而告之以不善又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也且勸之曰庶幾其改此不善乎改則進於善而為君子矣 君子謂改者非謂勸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此以善惡之雜者而言如

一人之身有善者一不善者二則學其一善而勸其二不善焉 有語曰斯人之不善非大

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

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又言人或不善非吾所親

見而但聞人語之曰斯人有是之不善亦非大惡也則告

之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改之為貴耳焉知其不能改呼

改則去惡從善而為君子矣若怙終不改流為有心之惡

惡者必獲罪於天而為天之所惡彼豈不畏天之惡而降

之罰耶烏知其不能改也此則勸之故君子悉有眾善無

弗愛且敬焉 故君子於人之善無不學則悉有眾善矣於人之惡無不勸則不棄人於惡而無弗愛且

敬矣蓋其視天下無一非可與為善之人如此所以善者益勉於為善而不善者亦其歸於無過也

動靜第十六

此篇即動靜以見神之妙也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互根而天下之

理盡於是矣故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陰動靜互根而天下之形而各倚於一偏乃形而下者也物也

無靜神也 若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離於形亦不圍動而於形合一而不測是形而上者也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即上意而申明之言其動而無動者非不動也動中

存靜也靜而無靜者非物則不通神妙萬物蓋物則動流於動而無靜
 不靜也靜中有動也則當其動也而靜之理未嘗
 靜淪於靜而無動故不通神息故妙萬物此結上文以起
 亡當其靜也而動之機未嘗見神之妙萬物也如水陰靜
 下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也何以生於一則本乎陽動矣火陽
 動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靜矣即五行陰陽陰陽之具氣莫非此
 圖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也
 神妙萬物之體而言蓋五行之殊形陰陽一太極是也
 理為之主宰即圖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之具氣莫非此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此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蓋理乘乎
 萬物之終始即圖所謂五氣順布四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是也
 此則兼體用而言混合也自五行而上上而陰陽妙於神
 統於極體本則一也闢開也
 其神各一其極用散而殊也混者陽而陰動而靜也闢者
 陰而陽靜而動也混闢相生循環不已而天地之造化無
 窮矣此章乃發明圖說之意

樂上第十七

此篇明先王作樂之由以見古樂之善也

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

和萬物咸若

禮五禮也法者禮中之度數也教五品之教也三綱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

九疇說見洪範若順也言聖王之世禮法無不備教化無

不明而三綱以正九疇以敘由是民得其所而太和物遂

其生而成若此即理而後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

和之意而樂之所由作也

下之情聖人因而作樂以宣氣而平情焉宣所以達其理

樂之關乎人情也然風氣亦驗

諸人情故下文獨以人情言之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

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

釋由是即其聲而聽之淡而不至於慘傷和而不失於邪

釋淫而聞之者入耳感心亦莫不與之俱淡且和焉夫淡

則無蕩佚之音而欲心平矣和則無急切之響而躁心優

釋矣然樂以宣和者也必先淡後和者亦主靜之意耳

優

周子

卷之一

三

正宜堂

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

之極也

試因樂以思其德躁心釋則優柔欲心平則平中

則天下感之皆化於中治之至而不可及者也是謂後世

作樂之道配乎天地乃古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

禮法不脩政刑繁苛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

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

後世禮法不脩而政刑日以繁

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苛禮法不脩則人皆縱欲敗度

謂古樂不足聽也而代變以新聲非妖淫而不淡即愁怨

而不和妖淫則導人之欲愁怨則增人之悲而不能自止

故其流弊之極禍害之大勢必至於莫可禁者蓋今之樂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周子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心和故聖人作

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

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言樂也者本乎聖人所行

之政也蓋政善而民安則

天下之民莫不歡欣悅豫而心

和故聖人因而作樂凡五

音六律之設無非即人心之和

以宣暢之而上下達於天

地也夫天地之氣與人相通人

心既和故天地亦感之而

太和洋溢焉若萬物生於天地

廉洛關圖書

卷之一

周子

古

正言堂

相感動之效至於如此然則樂洵非聖人不能作哉

樂下第十九

此篇承上篇淡之意而申言之以見風俗之轉移即在乎樂其所係非小也

周子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樂有聲亦有辭樂聲淡則無妖淫之音而聽此聲者心無不平樂辭善則無豔麗之章而歌此辭者莫不嚮慕夫如是則人皆欲心平躁心釋而風以之移俗以之易矣若其聲妖淫而不淡其辭豔麗而不善勢必導欲增悲其化人之速也亦猶乎古樂然則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作樂者所尚乎

學聖第二十

此篇言聖人可學而能而學聖之要惟在一其心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

博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設為問答之詞也問聖人可學而有要然則其要可得聞乎曰要在於一其心而已蓋人心

有欲則雜無欲則純一者無欲之謂也果能無欲則此心靜時寂然不動非外物所能入而虛動時循理而行非邪辟所能撓而直靜虛則其心寂然而明明之極則通而自無不瑩徹矣動直則其心廓然而公公之極則溥而自無不周徧矣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不過明通公溥而已今由無欲至於如此其與聖人相去夫豈遠哉學聖者所為必以一為要也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承上篇所謂公與明者而申言之也

周子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此為不勝己私而任法以裁物者發公者由己及人之謂也人必中心無私能公於己者而後施之於人自無不公未有心係於私不公於己而能以大公施於人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奚啻千里此為不能先覺而逆億以為明者發世之

用逆用億者皆由明之不至則疑生於中也若至明則自然先覺而無所疑矣夫明與疑大相反者也彼以能疑為明者其相去奚啻千里哉學者當去私以求公去疑以求明斯於天下之事物無不廓然而大同洞然而順應矣

理性命第二十二

此篇分言理性命大約皆發明太極圖說之意故朱子謂與十六章

同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彰著也微隱也皆言理也靈人心之靈也瑩明也言學者

所當講求者理性命三者而已然各有其義焉以理之當然者言之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理而理之所在有著而彰者有隱而微者匪人心之至靈弗能瑩然

亦如之中焉止矣

以性之本然者言之人稟受於天以為性而氣稟之性各有不同性之剛者有

剛善有剛惡性之柔者其善惡亦如之而其善者則又有無過不及之中焉性不過此五者止矣此性之不可不知也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

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以命之自然者言之二氣五行天之所以化生萬物者也

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殊本二氣之實而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總為一太極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萬物各一太極無不各正其命而小大之物俱有定分不容增損焉此命之不可不知也學者誠知乎此則所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當不容以自諉矣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能見其大故能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而過人遠也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

其樂

此孔子之言而周子引之言昔顏子簞瓢陋巷人不堪其憂而獨不改其樂其賢如此

夫富貴

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夫富貴人情所

甚愛也愛之斯求之矣顏子詎非人情乎乃不愛不求乎富貴而惟樂乎貧者是獨何心哉此設問以發其端也天下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

爾至富予人以可愛可求而大異乎彼之富貴者特人不

能自見之耳誠見其至富至貴之大見其大則心泰心泰

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

而齊故顏子亞聖惟能見其大則此心純乎天理不逐於

有歉然不足矣無不足則富貴於我如浮雲貧賤而安之

若素其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富貴貧賤而齊視之此

所以不改其樂也故顏子之賢亞於聖而為孔

子所深許歟學者亦求如顏子之樂而可哉

師友上第二十四此篇言道德之尊貴欲人之

周子曰天地閒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

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行於身者之謂道德

閒不無可尊者焉而至尊者惟道不無可貴者焉而至貴

者惟德而已矣然此道也德也皆屬於人者也人物同生

於天地而至難得者人人莫不具乎道德而至難得者道

德實有於身而已矣蓋道德本自尊貴而人之身則以有

師友下第二十五此承上篇申言師友之益

周子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道義者至貴至尊者也

而且尊而凡人世之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

貴皆不足以並之矣蓋人始生而蒙昧尚不知有道義也及乎稍

由師友有之若人始生而蒙昧尚不知有道義也及乎稍

長則正當講明乎道義矣若長而無良師以教誨之益友

以切磋之則亦終於愚昧而已是道義非能自有之必由

廉各關閣書

卷之一 周子 七 正誼堂

師友之相成而後有之者也。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此節首依朱子補由師友三字。○夫人有道義則身貴且尊。今由師友而有道義則由師友而得貴且尊也。是師友之所以資我者良厚矣。然則人生天地之間其於師友之義不亦甚重而匪輕乎。其於師友之聚不亦甚樂而難已乎。凡為學者尚其隆師親友以求其所為尊者而可哉。

過第二十六

此篇引仲由以為訓以見人之當勇於聞過也。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

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仲由字季路孔子弟子也人非至聖安能

無過但有過貴於能改而能改在於得聞昔聖門仲由有告以過則喜蓋喜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若此以故令名所播垂於無窮焉若今之有過者自護其短不喜人之規諫寧流於汙下而不悔如有疾者自護其疾而忌醫之療治寧至於滅身而不悟也不亦深可慨哉夫喜聞過則必能改過能改過則自可無過學者誠當以仲由為法而

不可長惡而遂非也

勢第二十七

此篇論天下之勢欲人之盡人而不可徒聽乎天也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勢者事機之必然也天下之大惟存乎勢而已

矣勢之所存有輕焉有重焉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

之可也

惟其趨於重至於重之已極其勢不可得而反矣必當其未極之時豫識乎勢之所在而亟反之則

猶可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何以反之則在乎人之力能有為也而力尤視

乎其識有以先之倘識見不早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

失其機會雖欲用力亦不易矣夫用力而力不競以至

人也競謂強也力不競謂無力也夫用力而力不競以至

識或識矣而不能亟用其力此天乎人也何尤夫既不可則存乎人而不可以自諉也

廉洛關閩書

卷之一 周子

六

正宜堂

者不可不早為計
而知所用力也

文辭第二十八

此篇言人之為文辭者不當徒尚乎
浮華而無益於實而貴原本乎道德

以有濟
於用也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

乎庸用也古人立言著於一時傳於後世文似不可少也
然非務為華藻以美觀聽而已蓋文所以載道猶車所
以載物也故為文者以適於用為貴猶為車者以適於用
為貴夫飾其輪轅而人或不用猶為徒飾而無益也況不
載物之虛車而奚必飾乎知虛車之
無用則知不載道之文亦無用矣

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

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夫文以載道何也蓋
文辭者藝之見於外

者道也道德者實之蘊於中者也篤其道德之實而善其文
辭之藝以筆之於書則為有德之言而書無不美美則人

見而愛焉愛則人慕而傳焉世有賢者得因其文辭而學
以至於道德是足以為教也仲尼嘗曰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若愛而可傳則行之已遠矣此所謂文載
道而適於用者猶之輪轅飾而人庸之者也然不賢者雖

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顧世不多賢者
也不賢之人雖
臨之以父兄勉之以師保俾學其文辭以求乎道德而彼
不學也即至於督責以強之而終不從也是文載道而人
弗用亦猶輪轅飾而人弗庸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
已噫弊也久矣然則人何必以文辭為哉惟在務乎道德
而已若不知務道德而第欲工於文辭以
自矜其能則亦未藝焉而已此則文不載道而徒美其辭
者猶之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其又將奚用乎噫好華
而鮮實此弊之相沿久矣學者當思所
以去其弊以進於道德之歸而可哉

聖蘊第二十九

此篇言聖人之素蘊深厚而難測與
世人之求知淺薄而急名者相去懸

也遠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篇首疑有

子曰二字○此合下節兩引孔子之言以見聖蘊之深也

昔孔子教人必當其可故其言曰憤而求通者則啓之不

憤則不啓也悱而求達者則發之不悱則不發也舉一而

知三者則告之不能反則不復也此可見聖教之不輕發

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子又嘗

無言天未嘗有言也而時行物生若是人不必以言求

天又何必以言求乎此又可見聖道之不待言也然

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

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周子既引聖言而因以已意

則聖人之蘊可知矣蓋孔子道大如天渾然無迹初未嘗

自言其蘊人亦無從而窺之微顏子之善學則聖蘊之精

微殆不可得見矣惟由其平日能孜孜進脩身體力行故

有以發揮聖人之蘊而俾其教傳之於萬世無窮者顏子

也夫天不言而行生見於時物聖不言而蘊蓄發常人有

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常

則不然有一聞知即欲暴露所長惟恐人不速知其有也

蓋急於人之見知而已之得名也是其器量淺薄亦已甚

矣聖凡之相去奚啻霄壤乎學者雖不能

如聖人之深厚而不可不自警其淺薄也哉

精蘊第三十

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於易而深贊易道之大也

周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

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之蘊蓄也畫前之易其理至約

但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聖人乃為畫卦以昭示之至於蘊

皆卦中之所有者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其廣

大悉備聖人則遂因卦以發明焉使當日不畫卦則聖人

之精無所昭示人不可得而見矣且微卦則易何止五經

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易在五經之內而實為文字之

祖義理之宗故曰源天地言其

體鬼神言其用總之皆陰陽之理也奧微妙也言觀於聖人之精蘊寄於畫卦如此可見易之為書非徒五經之源已也其殆天地之大鬼神之幽理之奧妙而無窮者莫不畢萃於其中乎欲窺聖人之精蘊者宜深思而自得之矣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此篇承上篇而論易卦所謂聖者欲人之致其乾惕知所損益而又當慎其動也

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此合易之三卦而言之也乾乾者健而又健之謂乃易九三爻辭至孔子文言則以修辭立誠為說故周子總其意而曰乾乾不息於誠也懲治也窒塞也損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大象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周子約其辭而並引之言易所謂君子乾乾者蓋欲時致其乾惕健而又健以不息於誠也然必加以去惡從善之實功如損卦之

懲其忿而窒其慾益卦之遷乎善而改乎過而後可以至於誠也是則乾之用莫善於誠損之大莫過於懲窒益之大莫過於遷改合三卦觀之聖人作易之旨不亦甚深矣哉或曰其善其字亦係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此節又引易之言以見人乎動易繫辭下傳語也 易言爻之動此言人之動夫吉凶悔吝四者之來皆生於動者也噫吉之途惟一而已而凶悔吝則居其三人之動難值乎一而易逢乎三是安可以不慎乎蓋上文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者皆從動處見之故必致審於方動之前或可以得吉而免乎凶悔吝也學者能通乎乾損益之旨而無不誠能玩乎吉凶悔吝之詞而慎其動其於易也庶幾乎其有得矣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此篇亦承上篇而論四卦於誠皆所謂聖人之蘊也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

法也物之可視以為法者也言易之家人睽復无妄四卦各有其義之不同而其理未始不可以相通也蓋凡治天下者又必有其本焉本非他家之謂也治天本必端端本誠

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和親猶言親親也惟身為治天下之本故

本必不可不端而欲端也惟家為治天下之則故則必不以端而身自可得而正在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

親而天下疏也夫天下所以然者以家親而天下疏也惟親故難處惟疏故易裁未有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

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也二女以下睽象傳文睽

於何徵之從來家人之離異其端必起於婦人易之睽卦陰柔之性外和順而內疑忌同居則猜嫌易生而其志睽

違此家人所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以多離也釐理也謂治妝也降下也天子之女下嫁故曰降媯水

矣釐理也謂治妝也降下也天子之女下嫁故曰降媯水舜之德行其意謂舜可禪于二女則家齊而天下可治此舜所以終受堯禪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由是言之治天下者不於天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由是言之治天下者不於天於家也惟觀於身而已矣身何以端誠其心之謂也而心

何以誠惟在復其不善之動使其反而歸於善焉而已矣夫不善之動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夫不善之動無妄則誠矣夫不善之動

理皆妄也妄復則盡去其偽而無妄矣夫不善之動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故无妄次復而其大象

人為无妄之至所以能善順天時育養萬物也其旨不亦深哉觀於易之言又何疑於欲齊家以治天下者之必由

廉各開闢書 卷之一 周子 三 正宜堂

於身端心誠乎知此可以得治之本與治之則矣

富貴第三十三 此篇言君子以道德為富貴而不以富貴為富貴欲人之反求而自得之也

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

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銖銖兩塵塵土皆言輕也人之為外物所移者

以其知有在世之富貴而不知有在己之富貴也若夫君子惟以道德之充裕為貴以吾身之安舒為富是故道高

德厚心廣體胖常泰然而無不足於中其於人世之軒冕直以銖視之而絕不介意也於人世之金玉直以塵視之

而毫不動心也蓋其見道義為至重則外物自在所輕而無可加焉耳夫人人有富貴於己者奈何反自棄之而徒

慕乎在外之富貴也哉

陋第三十四 意同十八篇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

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聖人之於道也有所聞而入乎耳即默為識而存乎心蓋未嘗

輕出之於口也故蘊而蓄之於身則為純粹之德行舉而行之天下則為遠大之事業其有德業之實如此由是發

為文辭自然可法可傳而人誦其教於不衰也彼徒以文辭而已者逞其浮華而全無德業之實其陋甚矣亦何益

之有哉固知德業者文辭之本學者當以進德修業為急而不必汲汲於立言也

擬議第三十五 此篇欲人擬議其言動以求誠也

周子曰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

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合中庸易傳之言亦斷章取義之意中庸之動變化以成物

言此則謂一身之動變化也易之擬議以擬易議易言此則謂擬議以求誠也周子蓋謂天下之道理本甚變動不

可拘執人當隨事察理因時制宜然非誠之至者不能也惟盡求誠之功而至於至誠則理足於已自見諸動作之

廉各周周書卷之一 周子

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
刑第三十六 此篇言刑之用甚重主
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
刑第三十六 此篇言刑之用甚重主
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
刑第三十六 此篇言刑之用甚重主

周子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

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

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

刑以治天以春生萬物復止之以秋非無故而止之也蓋

物之生也既成矣使不止之以秋則過焉故得秋

以止之止之正所以成之也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復肅

之以刑非無故而肅之也蓋民之生也既盛矣情欲一動

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情偽微曖其

肅之而民乃無不治也刑之不可無也如是

變于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

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情實也曖昧

明達智也果斷勇也訟象傳云利見大人尚中正也噬嗑

象辭云利用獄象傳曰動而明動謂震明謂離也周子兩

引之以明中正明達果斷之意言刑所以聽訟而訟者情

偽相半隱微曖昧其變詐千狀不可測度苟非中正明達

果斷之人不能聽而治也蓋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

言利見大人以剛得中則明或涉於私也故必如訟卦所

以動而明明則無不達矣其曰剛曰動則果斷之義矣信

乎必兼此三者而後可以聽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

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以天下之廣兆民之眾而其命操

也人君任用主刑之人可不慎乎言此主刑者民之司命

以寓丁寧之意此周子重刑之心也

公第三十七 此篇見聖人與天地無異道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

而已矣此見聖人與天地合德也聖人之道體無不備用無不周然不過至公無私而已矣或曰聖人之道

何謂至公而已矣曰天地之道無私覆無私載亦至公而已矣聖人與天地同故不外至公也

孔子上第三十八此篇與孟子所言孔子成春秋同意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

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

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春秋一書所以正王道而筆削之為後世之王者而修也蓋其中所載多誅死者

於前正所以懼生者於後使知懷大義而不敢干其作春秋之功德亦甚大矣宜乎萬世無窮以王禮祀孔子而報其功德之無盡焉此所以為生民所未有歟

孔子下第三十九前篇言孔子之明王道此篇言孔子之備天德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

孔子乎古今來道德極其崇高德極其深厚而教化及乎無窮其惟孔子乎夫天地陰陽也四時五行也

而孔子參之同之然則孔子其太極歟

蒙艮第四十此篇雜引蒙艮象象以見主靜之意通書四十章以誠始以靜終皆聖人之蘊也

周子曰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

矣瀆則不告也此合下二節皆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也童未冠者之稱蒙見理未明之謂我師自謂也正正道也果決斷也言童子無知來求於我以正道告之以決斷其所行如人之筮焉有疑而叩諸神而神告之吉凶以去其疑也然初叩則告若至再三則近於瀆瀆則惑矣神亦不以告也彼童蒙求我初則告再三則不告亦猶是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山下出泉大象

廉各闕闕書

卷之一 周子

王宜堂

文也蒙之為卦上艮下坎有山下出泉之象汨沒也汨則不靜即再三之意也亂則不清即瀆之意也不決即不告之意也言山下初出之泉至靜而清也若有物汨之則亂亂則失其本然之清而不決也童蒙求我我正果行以其靜而清也再三則瀆瀆則不告以其汨而亂也慎哉其惟時中乎當告則告不告則不告慎哉其惟教當良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此引艮卦之象而釋之也艮也艮其背背非有見之地也止於無所見之地則內欲不萌外物不接而靜靜則益知所止非有心於為也一有為之心便不止矣艮之為靜止也其道不亦深乎合觀二卦蒙以養之於始艮以成之於終而所以貫乎始終者尤在於靜也主靜之義即太極之理而聖人之蘊也

濂洛關閩書卷之一終

同福五南夏少福
正誼書局重校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波秋帆覆校

閩縣葉大欽讓谿分校

侯官馮鵬翥子翼分校

張子作西銘正蒙及理窟語類諸書皆言性言道之書也而所以爲脩道之教亦於斯乎具焉蓋橫渠少時喜談兵嘗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文正知其爲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自是翻然向往則其生平之所得力有自來矣二程子倡道伊洛張子倡學關中同時異地而程子乃取其西銘以示門人至朱子曠代相接又於西銘正蒙皆爲之註解行世大道之傳真不以地相去世相後而有異旨也或者曰西銘一篇言理一分殊卽天命一章大本達道之旨至正蒙理窟諸篇凡天地聖人幽明禮樂與夫天道人道之說無不條貫又

可與二十九章互為發明子之輯是書也其以是乎余曰
固也而無事規規摹擬也特是此心此理之同張子樂有
子思子為之啓牖於前烏知子思子不樂有張子為之輔
翼於後也噫子思子奮乎百世之上張子興起乎百世之
下又豈以地異世殊而不為符節之合乎哉用是不揣固
陋謬為編次註釋且弁數語於端儀封張伯行書

濂洛關閩書卷之二

張子

張伯行集解

張橫渠字子厚世為大梁人從父官游四川還至陝
西鳳翔府郿縣橫渠鎮貧不能歸因家焉學古力行
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所著西銘朱子以為仁
孝之理具備至正蒙詞義艱深程子謂其言多有過
者他如經學理窟以及語類遺書似難卒讀今略為
刪訂並參考朱子大小註與諸儒之說詳加解釋非
敢有所去取也亦冀便於後學之
誦習庶幾由此以會其全云爾

西銘 此篇大指盡於理一分殊之一言
而因以見事親事天無二道也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而其分萬殊然理一分殊之道人人皆得而盡之蓋以人
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天地為天下之父母與一家之
父母無以異也是故乾為天健而無息萬物資始有父道
焉故稱父坤為地順而有常萬物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

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焉之一身乃故天地之塞吾
 與乾坤混合無閒而處其中以為之子焉
 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充塞也帥主宰也乾陽坤陰天
 吾其資天地之氣以為體者也乾健坤順天地之主宰者
 理為之而萬善具足吾其得天地之理以為性者也此可
 見父乾母坤混然體性之所自來同
 然中處之實矣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本於天地者豈吾所
 獨私哉人與物皆然也但人之與物其體有正有偏其性
 有明有暗耳吾既並生其中則人與吾同類其相親者猶
 吾同胞之兄弟也物與吾異類其稍疏者猶大君者吾父
 吾相與之儕輩也此理一分殊之所自起也
 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
 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
 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宗子謂百世不遷
 皆設為曉譬之名也天下之人皆吾同胞而同胞之中又
 有等級之不同焉繼承承天地統理人物而為大君者乃天

地之元子擬之家則吾父母之宗子也輔佐大君綱紀眾
 事而為大臣者乃大君之卿相擬之家則吾宗子之家相
 也高年乃所以長吾之長者擬之家則吾之長故凡尊禮天下之
 幼故凡慈愛天下之孤弱乃所以幼吾之幼者擬之家則吾之
 是與天地合其德者擬之家則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
 天下有賢人是才德過於常人者擬之家則兄弟之秀出
 乎等倫者也以及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凡天下之窮民無
 告者擬之家則皆吾兄弟中之顛連而無所控告者也是
 則合天下如一家而民吾同胞者可見物之吾與者亦可
 推矣然此孰非理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
 之一而分之殊乎翼猶敬也夫體性出於天地民物皆吾胞與而君子
 者也翼猶敬也夫體性出於天地民物皆吾胞與而君子
 不失即如子之敬其親也能樂天而不憂自然盡道即如
 子之純乎孝者也凡此皆所以全其體盡其性且推廣體
 性之量於民物而為理之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
 當然功之不可闕者矣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仁矣濟惡矣夫天子人以理而人得

之者德也天有其理而我故違之是曰悖棄其德純乎天
理而無私仁也縱人欲以害吾仁是曰自賊其性天理為
善人欲為惡惡不可長也濟其惡而日甚是曰不才是皆
不能踐形者也惟於此而能保之能樂之則具人之形即
能盡人之性使復反其本然之善以充周於百體之間而
與天地之塞天地之帥合一無間矣非肖子而何哉蓋天
地之肖子與一家之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肖子固非有異也
以氣言之謂之化以理言之謂之神人能知變化之道則
天地之用在而我而所行者無非天地之心在我而所存者無非
父事焉能通神明之德則天地之心在我而所存者無非
天地之志矣如子之善繼父志焉此樂天者之所以能踐
形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不愧屋漏抑詩無
夙夜匪懈烝民之詩人能爾室致謹求盡道理以不愧於
屋漏是為無忝於天地猶子之無忝所生也能動靜皆敬
不失天所賦之理以存其心養其性是為不懈於事天猶
子之夙夜匪懈以事親也此畏天者之所以能踐形也如
是則可以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稱肖子矣

禹之父嘗封崇伯故稱禹為崇伯子穎封人穎考叔也
踐形惟肖在於樂天畏天是可知古之所謂肖子者惟是
合人已兼常變而無一不盡其道而已彼夫甘旨酒則溺
於嗜欲惟過人欲以惡旨酒斯天理可合所以顧天之養
者至矣此大禹之能顧養也棄英才則不能盡人之性惟
弘教思以育英才斯善量并包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此
穎考叔之能錫類也顧養則孝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存於己錫類則孝及於人矣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申生晉獻公之子諡恭世子
舜竭力事親不弛其勞而終
得親之底豫其孝之功大矣人能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
則一天之舜也申生遭讒不避甘於就死無所逃而待烹
其敬父之命至矣人能天壽不貳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伯奇尹吉甫子也父母全而生
之子全而歸之如臨終啓手足
體其所受乎親之全而以全歸者其曾子乎夫天之所以
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人能體其所受於
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惟令之從若
履霜中野知有父不知有身勇於從而順令者是伯奇也

夫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乃氣數之適然人能勇於
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合之舜與曾子以及申
生伯奇而知其所以事親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
皆可通於事天者有如此福澤謂福祿恩澤玉謂用以磨礪如
憂戚庸玉女於成也玉之底於成也夫事天者亦知天生
我成我之意乎天之予我富貴而以福澤我者非私我也
將以厚吾之生子之為善之資所以深其責譬之事親則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予我貧賤而以憂戚我者非
厄我也用以玉女於成拂亂其心志而增益其所不能譬
之事親則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也即此推之天地存吾順
之心真父母之心而事親事天之道一而已矣
事沒吾寧也寧安也知天地之心則當終身事之故其存
道自少而壯壯而老事之如一焉及其沒也得正而斃則
亦安寧而無所愧於天也西銘之說終以此此則父母
地而處其中者為孝子為人孰非所以事天之道哉蓋
惟一本而萬殊故雖合天下為一家而不流於兼愛亦惟
萬殊而一本故雖極親疏之異等而不楛於己私此西銘
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

以見事天之道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正蒙

此書廣大艱深今擇其醇正明易者以便學者誦習凡五十八章

張子曰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
妄聚散者春夏則聚秋冬則散也攻取者或火剋金或水
勝火也順謂無矯揉造作不妄謂無虛偽駁雜蓋天地
之二氣五行變化錯綜雖聚散攻取百出其塗然其為理則皆出於自然而無不實也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釋天道性心之名義以

已具故由太虛之形體言之則有天之名陰陽迭運而其
機不窮故由氣化之周流言之則有道之名虛與氣在天
者也合天之理氣而屬於人之身則有性之名性無為而
氣有知覺者也合無為之性而運於知覺之氣則有心之
名蓋以其自然者謂之天以其粲然者謂之道以理之託
氣而附著者謂之性以理之託氣而運行者謂之心四者

名義不同脈絡相因既當析而言之尤當會而通之

欲盡心知性體道以合天者誠不可不思其故矣

張子曰天道不窮寒暑已眾動不窮屈伸已天道所以不窮者寒暑之

相推而已如日月往來迭運成歲皆造化之自然也眾動

所以不窮者屈伸之相感而已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

蛇之蟄以存身也皆物理之自然也

張子曰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陽氣發舒故以生長為德主於遂氣

至即行無有阻抑也陰氣閉塞故以收

藏為德主於閉渾然凝聚無少滲漏也

張子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

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體者為之體也王往通出王言出而有所往也且亦明也衍從

容之意昊天曰句大雅板之辭言天地之閒物物具一天

理是天為物之體而不遺猶事事皆從仁出是仁為事之

體而無不在也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固極委曲煩重然

皆肫然愛敬之心所發見無一物而非仁也若夫天道昭

明凡人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不在如

詩之所言者尤可見天無一物之不體矣

張子曰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所謂神者

以天之妙萬物而言也威畏也冥漠之體無聲之可聞也

而運行不忒自不言而信焉神妙之用無形之可畏也而

臨下有赫自不怒而威焉蓋天之道至誠而無私者也惟

誠實無妄故能運行不忒而信惟至公無私故能臨下有

赫而威苟有一之未誠有一之或私其能

若是之信且威乎觀天可以知聖人矣

張子曰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易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蓋運行於上者本無形體故即有形之中而指言

其無形之理是之謂道若形而下者未免麗於形體則器

而已矣不可以道言也要之理不離乎氣

而實不倚於氣此道之所以長留天壤歟

張子曰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道在名象之表

張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神即天德也無所不在而不可以方

所求故無方易即天道也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故無體無方無體皆妙萬物而無有窮際是則大矣然神者理也而為氣之主易者氣也而為理之發理主氣而氣載理且合萬物而同出一原又自一也故大且一而已爾觀於大且一而知即神即易非有二物天德天道不於此可見哉

張子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出謂見用也為國必視乎賢才賢才見用則國將有昌盛之機才謂賢能也亢宗必視乎子孫子孫賢能則族將有强大之勢此事理之必然氣機之先見者有國家者不可不知也

張子曰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

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存謂居而

者處事之宜命者所受之正義命合一乃理之當然故曰存乎理仁無所不體智無所不知仁智合一乃聖之能事故曰存乎聖動根於靜靜根於動動靜合一循環不窮而神妙莫測故曰存乎神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陰陽合一細縕交密而道體周流故曰存乎道義命仁智人之性也動靜陰陽天之道也性與天道合一皆屬極誠而無妄故曰存乎誠蓋義命以精麤言仁智以體用言動靜以內外言陰陽以氣化言性與天道以天人言也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

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大人者大德

處之當以禮言知謂察之精以智言愛謂恩意之周以仁言成謂區畫之遂以義言四者皆盡性之道也言性也者天之所以賦予萬物同出於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惟大人為能全其仁義禮智之性以盡其道是故已有所立

必欲人之俱立不自私其立也已有所知必欲人之周知不自私其知也已有所愛必欲人兼有所愛不自私其愛也已有所成必欲人各有所成不自私其成也蓋以此性人所同得必如是而道始盡此大人所為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也若彼尙有氣稟偏駁自安於蔽塞為吾之立知愛成所不得施者則亦末如之何而大人之心固已盡矣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事中庸成己成物之道而張子作西銘之本旨歟

張子曰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世人樂生惡死每有得喪

之患此皆未能盡性以知其理而以生死為得喪也惟能盡其性者不以天壽二其心豈樂生惡死之心與人殊哉亦實見夫天壽之本無有二其聚散於吾身者一人之私也其不傲於兩閒者天下之公也故知此理非有我得私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生無所得則死亦無所喪矣夫死生亦大矣而所得所喪不關焉人可不務盡其性以無負哉此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天命流行賦予萬物純粹至善所謂天地之性也自人受

形而後氣有昏明純駁之不同此性墮於其中亦因有昏明純駁之或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氣雖昏駁而埋本純明惟用變化氣質之功以善反其初則昏駁去而純明存而天地之性在我矣故氣質之性出於後起非本於生初君子不以之為性而必欲勉力學問以自復其本然之善也蓋天地之性專以理言無乎不善者也若氣質之性則兼以氣言有善有不善者也善反之道即中庸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功也程子亦曰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自孔孟而後言性者折衷於二子而諸家紛紛之說皆可廢然返矣

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矣

性吾

中本有善而無惡故必幾微念慮之間纖惡必除而後所得於天者本然之善無有不全斯成性矣若察之不精則惡之根未絕雖有善必不能無雜也此去惡之所以務盡也

張子曰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

大而已矣道在天下非以煩苦斯人也和樂其道之端乎
始終不倦故可久天地之性所以確然易而隕然簡者久
大而已矣一和樂而吾性可與天地通造道者奈何不求
哉

張子曰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
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領謂挈去之也人稟氣質以生

陰濁之異陽明勝則德性用而天理周流陰濁勝則物欲
行而天理漸滅夫陽明勝者好也陰濁勝者惡也若挈去
其惡以全其好使德性用事而

張子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

萌於見聞見聞之知乃與物交接而後生是從外而非

理昭著原不萌於見聞此天之所與自有生而已具
但眾人則為私欲所蔽惟聖人能全其天之本然耳

張子曰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私意也成心未忘

何由進故必私意務盡廓然無我成心忘然後可與
窮理盡性而進於道有志者慎毋執成心而不化也

張子曰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成心而曰忘猶未可謂無

我淨盡消融其於萬事萬物隨時順應而各得
其中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學者豈易及哉

張子曰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

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萬物皆備於我故

然以道之無物不有兼體夫物我是我亦一物聽命於道
者也則道大惟道大於物我故君子之所以為大者亦惟

以身體道道大故身亦大大於道也若不能體道而徒自
大其身則驕誇躁妄罔念而作狂矣豈體道之君子哉要

之見道無非見我人能
弘道非道之能引人也

張子曰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

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

可期矣知至至之易九三文言也德以大中為極至若既

而固執之如顏子之拳拳服膺乃至之之漸也故惟知學

強不息然後能勉其固執之功能勉然後日進於天行之健而自

可期矣

張子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中者天

當處也聖人之道中而已矣然執德不弘則倚於一偏非

中也故必極其大而無外然後中可求抑或窮大失居則

流於詭異非大也故必止其中而不遷然後

大可有甚矣聖人之中聖人之所以大也

張子曰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人之

妄為者多由察理不精故見幾未能明決若夫見義而動

不得已而後為之為所當為也至於不得為而止所當

止也此理明行確無所惑真可謂之智矣蓋雖未及

於仁者之安仁而利仁之事固亦可以由勉幾安也

張子曰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

也此本中庸篤行之義而釋之也蓋所謂行之篤者豈惟

是敦厚篤實云爾哉必自強不息如天道之日往月來

寒往暑來行健而巳焉乃為篤之至

也此君子所以終日乾乾而夕惕若歟

張子曰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

而已書說命篇曰惟學孫志務時敏孫異順而入也敏者

敏於學也人能異順其志深沈求入則志之所至氣

必赴焉故用力而力足於仁則得仁於義則得義惟

其勤敏於學日進不已而已人各有志可不自勉哉

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

尤人學之至也處世多違必有己有不是處不必其非者

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耳禮義者士人立身之本既為學者則其終日所謀便當以禮義為事若舍此不務飽食而嬉一無所用其心焉此與下民何異逐逐營求所事者不過衣食之間燕游之樂耳其卑汗猥瑣甚矣豈足以為士哉

張子曰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

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浮圖即釋氏也仁義禮智之理皆具於性儒者惟窮

理則能知性故率其性之當然而行於日用事物之間乃

可以謂之道也今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見性故其說尚

清淨談虛無絕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不可推而行也

張子曰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

道其惟聖人乎童蒙之時智識未開故雖一言之微必戒其毋誑一動之閒必示其正直進退食息無不循乎規矩養之以正使蒙者不失其良知良能之正而推之可以無不知無不能此教人者之功所以大也能

盡其道者其惟聖人乎蓋聖人動作語默無非天理發見所謂以身教者與世之但以言教迥乎不同矣

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

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至當者所行皆當於理也百順者無所往而不順也人能凡事歸於至當則是行道而有得於心故謂之德既有其德則內順於親外順於友上順於君下順於民行順於道吉孰大焉故謂之福然必有至當之德而後有百順之福是德者乃福之基福者乃德之致德愈盛則福愈全無往而非百順之徵矣是故君子樂得其至當之道而居之也然則備德之福豈世俗之所謂福人可不於此求得

福之原哉

張子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

簡之善配至德易中易簡之善即天下之理也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循理而有得之謂德惟得天下

之理則非僅一偏之善乃易知簡能之善與坤順乾

健之德配合無間也故繫辭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張子曰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行己為立身之大節故制行以己止求吾心之

安非以徇眾隨俗而苟同乎人也況人有不善豈可同乎

張子曰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理本

大同何必求物之同若必物之同則是己實有異而故為是徇眾也事有真是何必求物之是若必物之是則是己實有非而故為是苟合也君子有反己之學而豈沾沾於是哉

張子曰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

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天下之志即天下同然之人心也能通其志則能感

其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有我之私所謂能通天下之志者是故和平天下之道如致以先之禮以一之政以防之刑以率之固非一端然皆可勉於外而非盛也要莫盛於感動人心使之於變時雍乃為至焉非盡性之聖人孰能與此於

張子曰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

於仁者於義或害

仁義皆性之德本相資而為用者也一有偏勝則不免於傷害蓋義者所以行

仁仁之動也使一於義而流焉則斷制之意勝易至於殘刻於仁或不能無傷仁者所以為質體之常也使一於仁而過焉則慈愛之念多易流於姑息於義或不能無害此仁義之道貴得其中而不可使有或偏也

張子曰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

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志者心之所之也為學莫先於立志由志而發

之則為才敷而施之為事業惟志大則才大事業大自能兼善而無外故易既曰可大兼善之謂也又曰富有無外之謂也由志而充之則為氣養而成之為德性惟志久則氣久德性久自能篤信而無窮故易既曰可久篤信之謂也又曰日新無窮之謂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

不相似其去道也遠矣

惟天高明為智惟地博厚為仁故其道皆悠久無疆聖人之道所以

日新而可久富有而可大者正以其仁智相資肖乎天地而不離也若智不進於高明仁未極於博厚則與天地之體段絕不相似而其去道也日遠矣尚何久大之有哉此聖人之智仁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也

張子曰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

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乾易而能知險坤簡而能

知阻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故一以貫之也易簡則處己不難不煩於天下之理無所疑所以能說諸心知險阻則慎以待之於天下之事無所忽所以能研諸慮惟至於悅心研慮則以此定天下之吉凶而成天下之亶亶又何難哉

張子曰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柔能制剛弱能勝強故勝

兵之勝以退為進勝在至柔者皆以屈為伸乃神於屈伸之變所以明屈伸之神也

張子曰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敬者萬善之本人惟不敬則天下事無一可為若能

以敬為主則必守之固本斯有立本立則用行故有立當斯有為而事業自此出矣學者可不以主敬為要哉

張子曰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興所以載也敬為禮之本所以載禮而行

猶車載人而行不敬是無輿也故上慢下暴而玉帛儀節皆為具文禮不能自行矣

張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天下之事雖千蹊萬徑無

非感應自然之理何煩思慮惟因其事之當然順其理之自然行所無事斯可矣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總無所容心於其閒也

張子曰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

權位之人常挾其勢

與其所有故人皆歆動之而不能不屈服於彼惟道義自重則無所藉其勢無所利其有自可以忘人之勢而視之蔑如矣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正意也

張子曰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

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顏淵在孔子之門得所師以

不改其樂惟是勉勉以進德而已其迹似潛孟子當戰國

之際吾道甚孤慨然以名世自任而明王道黜霸功正人

心息邪說皇皇辨論以修其守先待後之業其迹似見此

實其時為之所以有潛見之不同也若顏孟易地則皆然

也

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非

王之法言不敢言一言亦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一動亦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為也夜氣勿亡宵有得也

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為瞬

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君子無時無處而非學也

張子曰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天下有

出也故道隨身出非榮其身也無道則隱道當屈也故身

隨道屈非潔其身也蓋身顯而道與之俱顯道晦而身與

之俱晦此身之進退惟視

乎道而已君子何容心焉

張子曰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

驕吝之弊斯得之矣此言自養之道也薄則吝厚則驕故

為之者也惟稱其才隨其等素位而行

無驕吝之弊斯得稱物平施之道矣

張子曰罪已則無尤尤自外來者也天下事惟責人則易

於己而不問乎人在我祇盡其自修之實又何至招

人之尤乎此君子持己之道而亦待人之道當然也

張子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困

自外至也取困辱則自內召之故非困辱之憂而取困辱

之為憂榮利無加於己也忘榮利則有得於己故非榮利

理也勢不得反亦理也

擠排陷也侮狎慢也擠人者人恆

報有往斯有來出爾反爾理之常也然而境遇無定事變何常或有拘於勢而不得反者此亦事理之偶然非其常也君子所以盡愛人敬人之道而存橫逆不報之心也

張子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

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調和也服馴也良善走也慤誠實也

士之貴其智能亦如弓之貴勁馬之貴良也然弓必調和而後求勁馬必馴服而後求良士必誠慤而後有以善其智能若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徒有猛力而人不可近已耳然則智能果何足恃哉

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蓋道託於形而後行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墮於有是大易不言有無明矣諸子每言有無則分有無而為二識之陋也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易教人以決疑趨避論吉凶不論禍福如曰吉

凶者言乎失得悔吝者言乎小疵無咎者善補過是禍福皆由自取故雖兼言君子小人然其意皆為君子謀而非為小人謀也

張子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三才之體所以立

其本也惟三才之體具斯三才之用行而後知趨天時應事變皆不越乾坤之理故曰乾坤毀則卦畫不立無以見易而知趨時應變之道矣

張子曰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

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易有聖人之道四辭變象占是也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用易以言者尚聖人所繫之辭則語默得當而言無所苟

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用易以動者尚聖人所裁之變則卷舒合宜而動必精義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用易以制器者尚聖人所定之象則盡創物之智而法必致用矣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用易以卜筮者尚聖人所決之占則窮先知之神而謀必知來矣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者也非知神之所為何以與於此乎

張子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

一天下之動

仁兼萬善故統天下之善禮萃眾美故嘉天下之會義制萬物各得其宜故公天下之利信貞而固動協於一故一天下之動此四德也即天道之四時也

張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

外樂則行之可出而出憂則違之宜潛而潛主於自求其

志而已無所求於在外之富貴也蓋用舍之權在人行藏之道在我非有確乎不可拔之操者豈易及哉

張子曰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

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坎重險也維心亨通達無礙故利害不驚而行有尚是以外雖

積險苟中有定主處之心亨無所疑懼則不為坎所困而出乎險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若方寸已亂則惶懼失措安能有為

而出險乎

經學理窟

凡五十三章

張子曰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

吾人於天下事不徒在能

言之貴能有以處之故平常指畫機宜議論天下之是非瞭若指掌此其識見明達猶人所易能也惟是處天下之事因時制宜凡是非之雜出者權衡至當確然不可移易則非有定力者不能所以為難

張子曰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

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

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此教人以讀詩之法也詩本人情不甚相遠孟子言以己之意迎彼

之志是真能知詩者也夫詩人之志和平易直觸於感遇而發其情之自然何嘗艱深險阻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何由見詩人當日之志乎

張子曰移人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顏回也鄭衛之音淫靡特甚最足以移人後生性未成者聽之易為所動將有流蕩忘返而不知所底止者故不可不放而遠之此夫子答顏回而用以為戒也

張子曰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學者必以此心為主故心欲其弘大然但能弘大而不操之以謹敬則恐其無所檢束而不立若但能謹敬而不居之以弘大又恐其過於拘迫而入於隘故必居之以寬而復持之以敬乃能盡乎此心之全量也聖門如子張才高意廣而馳情於外是寬而不敬也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是敬而不寬也學者交勉於寬敬之間則幾矣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

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此言君子養心之驗也大凡有則英華發越自光輝而不可掩君子存養之功既至其心恬適而和則見之於氣者亦從容而和其心端莊而正則見之於氣者亦嚴肅而正外之所發悉本於中之所存此必至之符亦自然之理也

張子曰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所貴乎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此學之所以可貴也故人但知力學即能移其惡以返於善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沈溺不返而終其身流於庸愚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用學問之功以自變化其氣質故耳夫氣質之惡者能用學問之功尚可以變化而為賢况氣質之美者再加

張子曰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道者事物之理義者裁制之宜人能順乎道義則綱常名教無不自我而立而其功為甚大矣况天爵所在又極為尊貴之事而外至之顯榮皆不

廉各關問等 卷之二 張子一

張子曰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道者事物之理義者裁制之宜人能順乎道義則綱常名教無不自我而立而其功為甚大矣况天爵所在又極為尊貴之事而外至之顯榮皆不

廉各關問等 卷之二 張子一

廉各關問等 卷之二 張子一

廉各關問等 卷之二 張子一

能及其萬一者乎
人何憚而不為哉

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
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
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
相親與得效最速此言取友之道也善柔工於媚悅者也
拍肩執袂狎暱之態也言人之有朋友
非為與之燕樂安處也所以資其益以輔佐吾之仁也今
人不然惟擇朋友之工於媚悅者相與拍肩執袂狎暱游
戲以為意氣之合至於一言不合則遂怒氣相加此小人
之交易合易睽不由於敬者也夫所貴乎朋友者欲其降
心相下責善不倦而志同道合耳故必於朋友之間一以
敬心主之而嚴憚切磋日相親與則德業自有日進之機
而學問自有日新之益
其得效也為最速矣

張子曰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

人維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人之躁暴者其志必驕氣必
傲一種剛愎自用之態欲以

進學而入德難矣故學者須以溫柔為先溫柔則和平謙
順不驕不傲自可以遜志時敏而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
人維德之基言能溫恭自持則立德即基於此可
見溫柔之受益甚多也學者可不以溫柔自勉哉

張子曰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
拳拳服膺由於牽勉至於中禮自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

學學問固資乎聞見然徒誇多鬪靡而無收斂近實之功
則輕浮淺露自恃所長適足以長小人之氣故君子必
莊敬日強以潛消其傲慢而斂束其心身其始則拳拳奉
持未免牽苦勉強至於久而合乎規矩自然從容順適蓋
必如此方是切實為己之
學而聞見為能有益也

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通洞達也病
窒礙也人之
一心乃百物之宰惟心不蔽於私不囿於欲而大則本體
清明而於百物之理皆洞達而無所不通若心為私所蔽

為欲所囿而小則拘滯狹隘而於百物之理皆窒礙而無所不病矣此為學之道不可不知所以治心也

張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

養之道精義四句易傳釋咸九四爻辭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張子曰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學欲其勤故從事於致知

力行體之於己使去惡從善脩身之事也文欲其博故多識乎前言往行畜之於心使日積月聚崇德之功也

張子曰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志其小學者當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非止一身一時之事已也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尚淺況可徒志其小而卑近自安則其所成就可知矣何貴乎有是學哉

張子曰矯輕警惰輕者浮躁也矯者強而返之也惰者懈怠也警者惕而醒之也凡人詞氣浮躁

則其中必不誠躬行懈怠則其業必不進故當矯其輕而歸於篤實警其惰而進以精勤然後可以為學也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祇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可為恐未肯安之須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人多言安貧賤非真能安者也大抵計窮無所復力之屈無所得伸才短無所見長耳若稍可營為恐未肯即安而此心將萌動矣惟平日義利之辨見之既明誠知義理之可樂有甚於利欲者乃能澹然無求而不為貧賤所移也彼世俗之子談何容易哉

張子曰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

此言人不可恃其天資而不用人力也天資粹美之人其於道也為近其造道也亦易若徒恃其天資之美而

不加勉強之力則亦不足以為功惟是有美質而不敢自恃強勉奮發矯其惡以力於善矯其惰以趨於勤此方是竭盡心力而能為功耳夫天資之美者尚不可恃則天資之不美者可不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加百倍之功哉學

者亦可以
知所勉矣

張子曰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

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變者權宜之用非常行之道也學未至而言權變則

必不合宜而終有患蓋常道人皆可行變則非聖人不能及若驟然語變是其操術已先不正勢必流於詭譎乃取患之道也

張子曰此學以為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為與耶然而

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

學者則道可傳矣

此學孔孟之學也言此學至今千有餘歲以為絕耶則今日議論復存以為與

耶則此時學者尙少然大道不可無傳而天意固自有在孔孟當日皆確然自信以為己任如無有乎爾與未喪斯

文之語蓋皆知其必不終泯沒也今欲功及天下必多栽培後學化導而成就之則聖學不孤吾道可得人而傳矣
噫張子此言其所以為繼往開來計者真有同於孔孟之心也夫

張子曰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為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

智乃癡耳

凡人不知篤學雖其聰明之質不過小智自用耳彼原未見其大故以為人莫已若惟好學窮

理灼見大原方覺其用智者皆穿鑿之見乃癡也非真智也

張子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

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祇是

俗事

功不及者無暇學也然能念念不忘則雖接應人事即是實行蓋日用閒隨處皆道心在即道在也若心

有不在則終身所由總係俗事與道日遠雖學何益故為學之功猶可徐圖而為學之心則不可刻離也

張子曰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

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處事者心而心之分

量亦有不同如以有限之心則所容受本自無幾而察識擴充皆有未及故止可求有限之事若欲致博大之事則民胞物與是何事業必心體廓然方能肆應故當以博大求之如易所謂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者是也

張子曰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內外一致而物

我同原者也苟專內則遺外徇外則忘內是囿於一偏無以見道量之無方徇物則喪我為我則絕物是蔽於私欲無以見道體之無閒故必合內外而知萬物之出一原平物我而知萬物之同一體如此則見道之大端而得所從矣

張子曰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祇

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為學之道務在斂視聽慎言動專其心於為己之功而不暇他及若

役耳目攬外事則志已紛馳必怠惰而不肯自治論說短長則好於議人必浮躁而不能反己者也欲以進於學難矣

矣蓋心不兩用未有逐於外而不荒於內者學者之患大率皆然可不謹哉

張子曰學貴心得守舊無功為學視乎一心心能明悟則日新月異其所得自未可量

若斤斤執守舊說而明悟不生是其學亦止於此而已未見其有進益之功也

張子曰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為力

三代之時俗尚敦龐邪說鮮少人自幼時所聞所見莫非義理文章無所紛雜學者其心已明其見已定故易為力而進於道德之途今則非自振作即不能有成矣世風日下可勝歎哉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

不得信則不守此致一之道也仁者本心之全德統四端而兼萬善者也然必得義

而後恩愛周流裁制合宜若不得義則不行必得禮而後親疏厚薄品節常定若不得禮則不立必得智而後良心時見察識擴充若不得智則不知必得信而後愷惻中存誠實懇摯若不得信則不守蓋天予以仁即予以義禮智

信此致一之道所以與仁
相資為用而不能離者也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謂此教人以觀書
之法也言古人立言皆有深意觀書者必總括其言而融
會貫通之以求作者用意之所在方為有得不然恐所觀
者徒古人之糟
粕而已何益哉
張子曰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
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一本加新作知所
書者正欲釋吾之疑求明吾之所未達也然學問無窮日
新月異人能每見每加新益則今此所得較勝於前而學
進矣且於不疑處轉而有疑則後此見解愈未可量方是
進矣若拘守一說既不能悟復不能疑安望其學之進益
哉

張子曰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

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
道不始自仲尼而語道者必以仲
尼為斷蓋會其統宗也至仲尼以

前更有可考雖去古已遠文不能傳然義理之在人心者
不容泯滅則其言語可想而知蓋千聖相承源流若一道
無不同言無或異後
之學者所當靜念也

張子曰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為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此

聖賢相傳修己治人之道也言從此學者苟非其志在致
君澤民將欲大有為於天下則必有所甚不得已而悼大
道之無傳懼微言之將絕紹述往聖以開乎後學者如孔
子之作春秋孟子之闢楊墨是也蓋吾儒得志則行其道
而復唐虞三代之治不得志則明其道
而廣萬世教學之傳其心一而已矣

張子曰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

有意
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
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功業如立言立事皆是大匠木工也
斲削木也為學而先以功業為志則

學莫要於立德德成而後措之為功業若未成而先事乎
功業鮮不至於決裂者是猶代大
匠斲木而欲不傷其手也得乎

張子曰為學須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

雖貴為公卿若所為無以異於人未免為鄉人為學須日見其進益

而有以異於人方是實學若無以異於人則與鄉人不學
者何異雖進而貴為公卿亦云榮矣然所為無以異人是
亦一鄉人而已何足取重於世而列於士
君子之林乎故進德修業之功誠宜亟也

張子曰富貴之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

不得者也此言人當求其在已而不可浮慕乎外也在天者有得不得不可以強求富貴是也在已者無

求不得不可以不求道德是也今人舍其所求而求其
斷不必得將富貴未來而道德已喪卒至於兩無所得也
何若求在已者之有益哉

張子曰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漢之諸儒如前

似知仁義者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知猶弗知所以內外
扞格其存仁制義之心與履仁蹈義之迹兩不相符也

張子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

之一端戲謔不惟有害於事而志亦不端正未免為氣所
使易至於流而不返不戲謔則厚重莊嚴言動不

苟而氣自沈靜是亦持氣之一端也朱子曰橫渠學力絕
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
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
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張子曰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

為忠信也何為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易云忠信

所以進德者何也蓋忠信即誠也非禮即邪也吾人一心
誠與邪不容並立故閑邪則誠自存誠存則無欺無偽斯
即所為忠信也至邪於何而閑如人之視聽言動有不合
於理者皆邪也審其非禮而斷斷禁止焉則私欲無閑可

入而邪自閑矣此進德之事也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

為學觀其立志二程夫子

從十四五歲時便與人不同銳然欲學聖人此所以終為大儒而上接孔孟之傳也今人不能立志而所學皆非其學欲不流於汗下也難矣

張子曰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

為之事自知心者應事之宰也心有所係則私曲而陷於去係累故公而無私平而不偏是非當前不難立見而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之甚明舉無足以惑我矣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

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人惟不知敬畏故此心常放蕩而入於邪欲正其心者當以己心為嚴師常臨於上凡動作之閒愼然如有所督責而知畏懼如此一二年漸久漸

熟守得牢固自無非僻之干而其心一出於正矣

張子曰憂道則凡為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為道者皆貧人

不能兩用憂道則念念在道即或有時為貧而總無干祿求利之心皆不違乎道也憂貧則念念在貧即或有時為道而無非沽名希寵之意皆所以為貧也此義利之介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

張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

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當寡慾學莫先於求仁仁為吾心所固有似不難成今

仁之難成久矣以人人失其固有而不知所好也蓋仁者天理之公利欲者人心之私人人有利欲之心則私心勝天理亡與其所學大相反戾矣故學者當以寡慾為要利欲既消則天理自見此不兩立之機也

張子曰禮使人來悅己則可己不可以妄悅於人盡其禮之當然

使人來觀者自然悅服於己此則可也以其合乎天理人心之同也若有意求悅於人則飾情干譽已非復禮之本

然是妄而已矣故人當盡其在我也

張子曰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

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此言人爵之不足慕而天爵之

當修也假借也饜足也天下之富貴必待假借於外而後得者皆有窮盡者也蓋人心之欲無饜而外求之物有限而貴不假外求可以任吾之取而無窮此則所當自求者矣

張子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

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志之所向謂之慕慕學之始必志有

定向不見異而遷不畏難而阻方能漸至其域如人間都會美麗雖日未曾見而心已不疑步步向前自然到彼境界若止而不進則不能至矣故凡為學而書以自限者皆自棄之人慕道不真者也

張子曰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

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顏子之所以進也強滿足也人之

智識有限而學問無窮彼好自滿足者由其所知者少故識見短淺不過涉獵記誦便謂自矜若從事於學所知既多則所見者大方恐恐然謂天下之理不能盡知絕不敢有一毫自欺之蔽因以欺人而何有於強滿乎蓋學然後知不足如顏子之有若無實若虛深知義理之無窮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能竭才於卓立之地也人慎毋遽自哉足

張子曰聚天下眾人之善者是聖人也一人之善有限眾人之善無窮人惟

自用而不資於人所以為凡庸之歸耳若夫虛心採納聚天下眾人之善於一己而渾然無善之可名自非舜之樂取諸人禹之聞言則拜孔子之間禮問官者未足語此也是則聖人而已矣

張子曰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法語異言雖能從能悅而

不改不繆終無益也故能取益者在於善聽方聽之時既聽之後一一能默識心通坦然由之而無疑斯其益也大矣然善聽言者必由於知言而言不易知也惟知德而於吾心固有之理體驗親切然後於人之言徹始徹終心解神會斯無不知焉欲受益者可不深思其故哉

張子曰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為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會友講學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資於於內者也內外交致其功而進學之方盡此矣若既不收益於外而又不明辨於內是以仁義為不能居由而絕無進學之志者也其自棄也決矣尚何望哉

張子曰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趨嚮

著心處如何凡人於學者多論其天資美惡與其用力勤苦以卜他日成就然亦不必然者但觀其趨嚮著心處如何耳苟趨嚮既端著心既切則質之惡者可化為美而力之始勤者自不至於終怠而可以有成矣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

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濯洗滌也劄者所以

記也學者於義理覺得有疑則當滌去舊見以待新意之來苟心有所開隨即劄記庶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助更不可少須得互相講究庶幾所疑愈析所見愈長而自有日新之益也

張子曰學者祇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莠雖在

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耘苗曰穠壅苗曰莠

夫之於田畝皆視其所求何如耳農夫用力穠莠雖目前不免饑饉必有豐年之報人之於學也亦然蓋求之既勤

未有無所得者不求則義理與我無與是猶不耕則豐年與我何涉也有志於學者可不知所求哉

張子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

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為學必視人之志氣志宜大不宜小

氣宜靜不宜輕志小則迫狹而其量易足易足則不復求

進而無成功氣輕則虛浮而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則果於自欺而無實得惟寬大其心沈靜其氣自可無二者之病矣

張子曰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

用之不已仲尼與羣弟子講學洙泗之間修仁義使人知所守興教化使人知所從一時之學者宗之歷

至後世千有餘年而後之人用其仁義可以成己用其教化可以成物貽澤且未有已焉吁此仲尼所以為萬世之師也

語錄文集 凡三十一章

張子曰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

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賢者生逢盛時遭遇不偶便感憤無

聊不知雖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以行其志者且有甚

不幸而困阨終身者是亦有適然之命限於有生之初即

命豈肯與人世爭一日之遇合哉

張子曰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

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古禮未可盡復若驟行之必至驚世駭俗彼不

知者考究無識輒以為怪異且憚其難行又其甚者怒之

疾之無所不至然則有心世道者欲以禮維天下固當致

之以其漸而無事急遽為也此潛移默化之道也

張子曰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

窮理天地間萬物莫不有理吾儒為學必於天下之物窮究其理之所以然使其本末大小表裏精麤洞徹於

心而不為所惑若不知窮理則混沌沌於物茫無所見如夢過一生而已釋氏之學如是所以絕物滅理終其身而不悟也

張子曰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為學大進益處在能變化氣質反其偏以就於正去其雜以歸於純然後讀書有所發明而漸見聖人之奧妙此為己之學也不則氣質未融所學者全屬無益皆為人耳何能卓有所見以發明聖言而直窮底蘊哉

張子曰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此見資稟既弱而用功宜勇也凡人之昏愚蒙昧者必多求前言往行探取新意以開其蔽塞但資性卑庸雖學不振若非用己百己千之功恐終不能自奮故惟堅忍有定力者信之篤持之謹然後愚者可明柔者可強苦之盡而甘以出乃無患其不可幾及耳

張子曰鄉愿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鄉愿者鄉里之愿人

同流合汙以媚於世者也徇從也穿窬竊盜也鄉愿曲意徇私而畏人之已議猶穿窬起意竊物而畏人之已知其心正相同也此孔孟所以深惡之而以為德之賊也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為命人受於天則為性性命之道學者常言之而當循名而思其義也蓋自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授之於人則為命自人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與形氣而俱來受之於天則為性學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天與人可合而為一矣

張子曰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寂然不動者靜也乃未發之時萬理具足故為善之本湛然無物者虛也乃靈明之體昭然不昧故為靜之本然靜猶對動而言即已合乎動之理虛則至一而純無所倚著矣然則致虛以守靜者可無事於涵養之功哉

張子曰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仁之為道存之為本心之

德發之為慈愛之理者蓋有體有用焉故惟敦厚則天理
充滿虛靜則私欲渾忘而仁之本體立矣故以接物則肫
然而有懇摯之貌和以接物則藹然有惻怛之
施而仁之大用行矣求仁者當自驗之哉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物之不能虛者如金

時而摧皆不足為實也惟天地之道冲漠無朕廓然太虛
而無不覆濤無不持載充實飽滿亙古今如一日則無非
以至虛為實也由此觀之聖人亦惟以至虛
之體為實理之歸耳人可不於虛中求實哉

張子曰某倡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

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為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

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橫渠自言某倡此絕
學微言大義講論不

輟亦欲有倫有序成一次第待諸其人耳若吾學既孤則
接續無人斯道安託故患學者之少而深有望於學者乃
今之學者未仕既溺於應舉以壞其心既仕則又繫於官
守而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如呂與叔范巽之無二者之

累而力於求道不過人遠
哉所望於二子者不小矣

張子曰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

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氣節之士慷慨
激烈死且不顧

雖未必合義然非有志槩者不能況吾明於義理則理直
氣壯更進於有志槩者矣其於天下事自當勇往而直前
何為而不為也

張子曰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

告之此言教人之法也人必待教而成故教人之事為至
難蓋凡人各有所長教人者必盡其人之材使之各

有所成就乃不至於誤人是在因人施教觀其所可及處
然後告之則彼不見其難而樂於從事斯皆為成材矣昔
孔子於諸弟子問仁問政悉隨其人而造就
之故一時莫非英賢後之教者亦可以觀已

張子曰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君者天下萬民之主相
者所以佐吾君以子民

者也人君存心當以父母自任而視天下如吾赤子以生全教養之而為相者亦體吾君之心以為心焉斯為純王之道而可以措一世於唐虞三代之隆矣

張子曰千里之防必由一鋪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求其實而闊步高視謂小事無傷而忽之

恐卒不見其成也此言凡事當求其實也千里之隄防甚難其實必由一鋪之土而後系寸系尺

可以致堅江河之廣大莫測其實必由一勺之水而後混混盈科可以浸至凡此皆致實之道也今欲物求其實而闊步高視忽於小事是何異一鋪未施馳思

千里一勺未見動念江河尚望其能有成乎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統者主宰之稱性受於天如仁義禮智之類乃心之理也情感於物

如喜怒哀樂之類乃心之用也有是理有是用而統具於人之一心故曰心統性情者也

張子曰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形附於體故人有視聽言動之形則有耳目口

鼻四肢之體性見於情故人有仁義禮智之性即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要之形與體無異用而性與情實同也

張子曰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性之所發則見於情由天而之人也情之所發則見於色由內而之外也然有是性即有是情有是情即有是色皆以類而應者也

張子曰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

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天地以生物為心方元亨時物方發

生則自內而外顯諸仁焉此造化之功人可得而見也及利貞時物已成就則自外而內此中機緘之妙人不可得而見所謂藏諸用也

要之天地無心而成化其以化機鼓萬物之出入者豈非至仁無迹而妙用無端者哉

張子曰洪鍾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

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

有知也洪鐘由叩而後有聲聖人因問而後有知如孔子自謂無知而當鄙夫之問則有兩端之竭是也然

所謂聖人無知者非謂其有所不知頑然如木石也蓋凡人有所不知則有知之可言聖人無所不知則無知之可見故曰聖人未嘗有知必因人之問而乃有知如黃鐘之小叩則小應大叩則大鳴而其本體原自寂靜也

張子曰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

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聖人之心至公而無私至大而無我雖功業爛如高

乎天下為人所莫能及而自視淡然如浮雲之過太虛絕無後微一介之累入於其心蓋德業愈崇而度量愈廣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若有一介存焉則未免於有我之私其去常人也能幾何哉

張子曰為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

惟勉勉不忘為要耳正豫期也今之為學者所急在豫期其效之心以求得益蓋其所急非所

當急也抑知人患不求耳若循序求之深造不已斷未有不資深逢原而有得者故惟朝夕乾惕勉勉不忘乃為學之要道也孟子所謂勿正勿忘者其以此夫

張子曰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

在人能引而已明善者為學之本務善之既明須用固執之功乃能卓然有以自立所謂知之而後

可守也由是擴而充之則善量日廣而可以進德若不擴充而易視之則善量寢小而不足有為此弘之之功在乎其人未可以能守而遂已也

張子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為之者禮也者先王緣人情

而制之而無過不及原有一定之分不得失之僭亦不得失之侈但去其僭分而不可為者其他分所可為亦當酌取吾力所能為者而後為之正不必過為泰侈以至於難繼也孔子曰不知禮無以立學者可不以禮自謹哉

寢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張子謂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所謂引

而不發也然此非難悟蓋設為此語欲學者常存此意於不忘而深探病源之所在庶因病得藥至於游心寢熟脫然如大寐之得醒則安舒自得固將與古為徒矣

張子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大儒之學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業合上下通古今非一身一時之事而已故天地以生物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得其所是為天地立心也講明義理扶植綱常使人知所率循是為生民立道也闡發大義微言以續述古來相傳之道統是為往聖繼絕學也明正道考法以垂利澤於無窮是為萬世開太平也此所以不能已於學也學者常存此念則知任大責重而自待當必不苟矣

張子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

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

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學無先後有所不知必當問於人以

求其知今人多自負老成不肯下問何由得知之又因人以道義先覺處我恥言有所不知故益不肯下問一存此見遂生百端偽妄內則欺己外則欺人寧終其身於不知也噫

張子曰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

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故者所以然之

理也酬猶應也劫者卒然臨之之意也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不窮苟不通乎道而徒事記問以待事變之來則見聞有限祇足以應其所嘗知者而已若卒然臨之以意外之事則其知立窮而不能有以應之矣

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

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夕不

足而未果他為也一本夕作力○創懲艾治也孔孟之學

無非教人以反約窮源之功今之儒者

不務切已而浮華鮮實勇於苟作資本不逮古人而急欲

見知後世識者一望便知其底裏其不自量為已甚矣方

且痛懲其弊默養吾誠以為反約窮源之學所患

日夕用功不足而未敢他有所為以自紛其心也

張子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者此氣也氣靜之人

沈潛專一

其心惟向乎道任外感之來不能搖奪若既潛心於道矣

而忽忽不能自主每為他慮所引而去者此由氣之未定

不足以勝私故也故不動

心之功必先資乎養氣

張子曰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

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朋友之來朋友所以共切磋

簡編所以廣學識古人於是三者頃刻不離常使心有所

養而放僻之念不生然三者之中朋友之取益為多蓋有

友則陶情講學俱在其中故有朋自遠方

來所以可樂而聖人必殷殷於取友也

同編五屬屬亦福州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弼臣覆校

閩縣薛藹玉雲谷分校

閩縣翁頤昌亦村分校

原略開闢書卷之二終

